



## 孤单的鸽子

□ 郑贵华

每次回家,走到楼梯拐角处,看到笼子里那只灰色的鸽子,我心里总不是个滋味。

这只鸽子在笼中呆了快五个月了。两个月前,和它作伴的那只白色的鸽子,乘着婆婆给它们换水的间隙,从开着的笼门口飞走了,从此便留它独自呆在这个套在铁丝笼中的纸盒里。

灰鸽站在笼里的木条上,细细的红色的爪子牢牢地紧扣着木条,双眼骨碌碌地转,有时紧盯着楼道外的街道,有时回到盒中卧着,不像先前那样飞上飞下,咕咕地欢叫,显得有些落寞。

一日,我将新买的鸽粮送回去,见鸽

子无精打采地站在笼里,建议婆婆将鸽子放飞算了。可婆婆每日三餐地悉心照料,和鸽子有了感情,舍不得,又担心它飞出去后吃不饱,喝不好,横竖不愿意。我也不便违了老人的心意,只好仍然将鸽子放在原地继续养着。

婆婆特别怜悯这些小动物,平日里看见牵着小猫小狗的人,无论是谁,也不管认识不认识,总会主动和人家聊几句。要是遇到那些流浪的猫和狗,她会在它们经常出入的地方放些吃的。那两只鸽子本来是先生买回来给她解闷儿的,因为一时疏忽,弄跑了一只,婆婆心里一直很愧疚,所以她把这只灰鸽照顾

得无微不至,仿佛只有这样做,才能弥补内心的遗憾。

可灰鸽似乎并不领情,每日仍是孤单地立着,了无生气。我站在笼边对它吹口哨,它呆在纸箱一角,瞅我一眼就扭过头去;我拿根小棍伸进笼中逗它,它轻轻往后退两步,又站着不动了。它是在怀念它的伙伴吗?

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婆婆说自打那只白鸽飞走以后,灰鸽再也没有下过蛋了。我仔细一想,也是啊,以前,隔一段时间,婆婆就会向我们报喜,说捡到鸽子蛋了,现在要不是婆婆说起来,我就忘记这个茬儿了。可怜的鸽子!

## 叶落成诗

□ 张理坤



晚饭后,女儿欣欣跑到书桌前,拉着我去散步——隆冬季节,寒潮突袭,何来闲情雅致?拗不过她的央求,更不忍拂了美意,我们裹紧大衣戴好棉帽走出温暖的家。

街上冷冷清清,偶尔一两个行人藏头缩颈行色匆匆。北风呼啸,路旁的白杨树左右摇摆,落叶缤纷,旋在空中轻舞飞扬,宛若翩跹的蝴蝶,轻轻掠过眼帘,擦过肩头。女儿兴奋地欢呼着,向前奔跑着去抓树叶,调皮的风打着旋儿一次次从她的小手旁滑落,她努力挥舞着双臂,却未能成功。我笑望着嗔怒的女儿,把她叫到身边,在城市人行道旁两株大树下我静静矗立着,伸出双手等待着幸运之神的垂青,又一阵寒风袭来,叶片簌簌而下,许久终于一片小巧玲珑的精灵悄悄降落在手心,清凉而柔软。我小心捧住女儿,她学着我的样子不一会儿居然也收获一枚轻盈的落叶。其实生活中不必苛求太多东西,有时只需等待机缘,惊喜常常不期而至。

女儿从小就喜欢树叶,每次外出有机会都要搜集各式各样的树叶,做成漂亮的植物标本、手工作品,色彩斑斓栩栩如生,总能赢得老师的夸奖。慢慢的,我和爱人也喜欢上了收藏树叶,遇到新奇的叶片,总会自觉收藏好留给女儿,她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夹进书页,这样每本心爱的图书都拥有了独一无二的精美书签,天然而可爱。叶落成诗,书香氤氲,女儿酷爱读书,只要有空便沉浸书海,墨韵芬芳中自由徜徉。

关于树叶,我心底一直珍藏着一个故事:十八岁那年高考失利,我无奈选择复读;暗无天日的炼狱生活,令我苦闷难过,而就在这时,远方寄来的一封封书信激起了我的斗志,素雅的信纸、娟秀的字迹、勉勵的话语,每次喜出望外打开信封,总会有一片秀丽的红叶飘零而出,它来自遥远的南国,一位善良而多情的女孩采摘下真诚的祝福。终有一日历尽劫波,我千里迢迢赶赴一场迟到的约会,那个美丽的城市原来到处种满了花树,那份绚丽不独为我、也为每一个生命绽放。故事的结局凄美而决绝,我把那些光影斑驳的信,暗淡而斑驳的树叶默默埋藏进土地深处,任由往事在落英缤纷中凋零、湮灭……我期待呈现所有,能给予女儿最强大的呵护,可是世上那么多人事无法捉摸,正如叶的飘零,唯有凝望、祝福。

叶落成诗。

每一片飘零都是简短而铿锵的诗行,静美温婉;每一片飘零都是生命不朽的吟唱,动人永恒!

## 工分榜

□ 刘本本

如山的父亲,轰然坍塌,躺在炕上动弹不得,呼天喊地,疼痛难忍。我伤心至极,不由想起小时候看工分榜的情形。

工分榜,是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每月、半年和全年,对参加生产人员挣的工分、人畜粪土数量折算工分的公布。队里的社员,靠工分分配粮食和其它收获。工分是一家人的命根子,人人操心工分榜。

父亲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我上小学识得的字中,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好是最先会认会的,下来就是父亲的名字。

西关一队的工分榜,张贴在温家临公路的房背墙上。墙根到公路有三层台阶,队里人叫温家台子,房的后檐展过墙根的台阶,能避雨,便成了队里最热闹的地方。下雨不出工或午晚饭时分,总有或多或少的人相聚,说说笑笑,议论东家长西家短,还有广播上听到的国家大事,公社驻队干部等等。饭点上,往往端着或白或黑褐的粗瓷碗,不管是玉米面蛋蛋、洋芋菜还是什么饭,石阶上一蹲,三刨两咽一碗下肚,有的回家舀第二碗,有的回家放了碗又来到这儿。温家台子像个敞开的餐厅,虽然没有现在的白面一统天下,肉蛋菜不断,但却充满着吃饭时的酣畅和餐后说笑的欢乐。到张贴公布工分的时候,台子上总是挤满人。我个子小,从人缝里钻进去,踮脚看到排在第一行的父亲的名字,心里自豪父亲挣的工分最高,有时一月挣近60个工分,平均一天快2个工分。

父亲身材高大,干起活来有一股子蛮牛劲。我们弟兄多,母亲常常有病,队长见我家人多,挣工分就靠父亲,安排给父亲的农活总是最苦最重工分值高的。春天全天耕种,扶犁的父亲换耕畜不换人;夏天早上犁麦茬地,下午割草;秋天玉米快成熟晚上看守玉米地,防人偷镰害,到玉米成熟,晚上割玉米,白天又是犁地;到了冬天,农田基本建设开始,父亲一人拉架子车完成的土方量,胜过有些两三个人完成的土方,从基本农田建设场

## 记忆中的雪景

□ 纪 栋

记忆中的雪景,总是发生在那一座安静的小城,城里没有高楼大厦,有的只是一座座院子一排排砖红色的院墙。每到大雪天,胡胡里总是铺满了厚厚的一层雪,晶莹剔透,让人忍不住想捧起来狠狠吃一口。住在院子里的邻居们,时常会拿出一些亲手做的食物去别家,大家互相交换品尝,常常不一会儿的功夫,就突然多出了几道菜,一顿饭便可以吃到两三顿饭的菜品。母亲把正在雪地中打滚的我们叫回屋子里,坐到热气腾腾的炕上,吃着邻居做的烧肉,别提多高兴了。

从屋内的窗户向外望,可以看到一片片雪花正缓缓落下,时而落的迅速,时而飘的缓慢。有的雪花飘到了窗子的玻璃上,仔细去看,便可以看到雪花的形状,它棱角分明,就像一件大自然馈赠的工艺品,让人忍不住去触摸,却在碰到它的一瞬间迅速融化。为了让它不再消逝,我伸出手臂让它落在棉袄上,越落越多,渐渐堆积了起来,沾满了整个臂膀,却还是不断融化,我便不由地伤感了起来。

在大雪天的小城里,没有什么能够抵挡人们对雪的热情。小孩子自然不用说,溜冰的、爬滑梯的、摔跤的、打雪仗的、堆雪人的,各类有趣的活动数不胜数,有的孩子还在高坡

下来,队里烧砖烧瓦,父亲烟熏火炙,昼夜不停又是一月多。这就是父亲的一年四季,为挣工分,白天黑夜,重活累活,一样套一样,压在父亲的肩上。就这样,父亲挣着最多的工分,但全家人均下来,落在最后。因为母亲挣不了多少工分,家里积攒的粪土数量少,折工分也不多。

家里积攒粪土折工分,分土粪和牲粪。土粪靠勒拉黄土垫圈,就是把人尿、猪尿和雨水用黄土一层一层盖住,日积月累。牲粪,主要是猪的大便,垫圈时铲到一块,还有就是随队里放牧或饮水的牛驴骡马,背个小背斗去拾粪积攒。我上学,多数顾不上拾粪,到寒暑假或下午放学,见队里的牲口,跟在后面,眼瞅着牲口屁股,看见那个抬尾巴杈腿,风急火燎跑到跟前,还没见拉下,早就被大声吆喝阻拦。原来经常跟牲口拾粪的,把队里牲口都能叫上名字,什么壮腿子、蒿蛋、麻眼窝等等。他们一人占一两个名字,那个名下拉的归占名的谁拾,其他拾粪的不能争也不能抢。我不知牲口名姓,跟一趟下来,除了满肚子委屈愤懑,背斗多数时候是空的。到生产用粪肥时,队里统一组织出粪,称重计量,我家土粪牲粪数量上不去,工分自然少。

工分榜上,父亲用最大的辛苦挣最多的工分,养活着一家人,还供给我们弟兄一个一个个上学。有一次看工分榜时,一家工分最多的长者讥讽说“本本子大大把几个儿都供给到学校,念书能顶工分吗?饿不死就好得很!”

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今天,看工分榜的日子过去40多年了,而流尽汗水的父亲,本该望着儿孙满堂,乐享清福。谁料想,背子痛,一查就是肺癌晚期,一病不起,躺在床上,连翻身都疼痛万分。

就这样,父亲在极度的疼痛中忍受着自己的一分一秒,陪着父母的母亲和我们,也这样一分一秒的过着。



## 写给冬天

在冬天,适合与万物达成和解

飘扬的芦花是一种隐喻  
关于美,关于善,关于柔  
以及不可逃避的风霜  
它那么自豪又那么孤独

冬天是一个句号  
同时也是另起一行的开始  
只有在这洁净纯白的季节  
才能更好地认清自己  
去接近天空的白云  
接近心底的静水深流  
在冬天,适合与万物达成和解

借助雪橇翻过陡峭的山峦  
从冰封的河面跨过湍急的河流  
曾经的艰难险阻,变得轻而易举  
在芦花曼妙的舞姿中  
在暖阳的叮嘱与絮叨里  
信步走出生活的波澜

(罗兴美)

冬日即景

清早五点,小雪落在山间的瓦檐  
鸟雀捕食归来,清冽的鸣叫  
似乎是一排清脆的琴音

沉寂的山间  
一户灯火是一朵野花  
孤芳自赏

大人们扫去门前积雪  
倦起的顽童却堆起可爱的雪人  
取名为“春天”

(严来斌)

大雪

季节携手,兄弟同根  
在小与大之间构筑起一座桥  
没有谁能分开彼此流动的血脉  
累积的厚度一旦抵达内心的丰盛  
天地间就时常会有晶莹闪现

位置是空的,土地是实的  
再高的空也不及沉稳的一寸实  
所以,就有了漫天飞舞  
所以,就有了纷纷扬扬  
所以,万物明白了冬藏

(张承斌)

冬日,暖阳的思念

摇晃的躺椅上  
留下一只猫的影子  
超越天际线的那一层楼房  
敞着一扇亮堂堂的窗  
门缝里,光与影子正在重叠  
彩色的蝴蝶想飞出自己的阴影  
细瘦的身子却无法控制,一再下坠  
仙人掌有它的绿意,捕捉到了温度  
掌心的绒毛向着高空无限接近

树叶下  
一只蜗牛合着眼睛正在打盹  
所有的阳光忽然来临

猫又重新跳回躺椅  
蝴蝶、仙人掌和蜗牛  
节奏继续回归  
时间开始纹丝不动  
只有暖阳,把思念轻轻敲动

(秦 艳)

雪是白色的火焰

雪是燃烧的白色火焰  
羁旅的远人  
嗒然孑立的身影  
固执地在风中浮沉  
光阴如止水  
笔底却生出暖阳  
即使季节举着瘦削的锋刃

鼓起一百零一次勇气  
终于还是放下了去看你的冲动  
恍然发现缺少一个坚实的理由  
使我燃烧或者沉沦

(高宇启)

大雪封门

大雪封门  
母亲坐在火炉旁飞针走线  
千层底纳进不倦的母爱  
温馨溢满寒舍

我坐在母亲对面  
悄悄画母亲  
因画技拙,怎么也画不出  
母亲的白发

我就用雪花装饰  
但雪花很快就融化了  
像此刻,我洒在  
母亲遗像上的泪滴

(张绍国)

当我转过山头,造访那道山脊之上蜿蜒的明长城遗址时,心中顿生雄壮、悲怆、苍凉之感。

长城荒废了!那道曾为战而生、卫我国家,令无数将士为之抛洒热血、誓死坚守的长城,荒废了,颓败了!只有荒草、冷月、野生动物相伴,只成了一功成归隐、伤痕累累的山野遗老,成了一道雄冠群山、与天比高的大地景观。可家国安定、百姓安居,不正是长城一生固有的美好夙愿吗?我想,长城也应是欢喜的、欣慰的。

草在风中轻抚我的腿脚,似有一股征战疆场的豪气直向上冲。望着连绵山峦,听着猎猎风声,一种精神附体的豪迈、一种风骨浸润的力量,令我振奋不已。我分明知道有许多长城文化研究者、爱好者,一直在追寻、记录、解密着家乡的这段明长城,全力给予他们“战争后时代”至高的尊严。长城守护了我们,现在该我们守护长城了。虽是荒废,可长城在我们心中永远迥然、伟大,并已融入我们的基因和血脉。

辞别长城,走入一座搬迁后留下的村落。

已是深秋,满山皆是自然调色描摹的红橙黄绿。沿着石板路,在依势错落而建的瓦屋间慢行,似是穿越回岁月的深处。

与我一味叹惋村落的荒废不同,邂逅的几位摄影师却如逢胜境般惊叹:“这简直就是世外桃源!”长枪短炮拍摄一番,或将令藏在深山人未识的老屋、石器、树木、花草等红遍网络。回来,我思考着一个问题:此时荒废,就真的荒了、废了?我反倒也未必,大可乐观地看作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着;或只是暂时“沉入水底”,有朝一日“重见天日”,说不定呢。

“半亩方塘”是闹市静隐的一家网红书店,我也是慕名前往打卡的。房架多高,摆满书的书架就有多高;并将楼梯、台阶也设计成阅读空间,吸引诸多不同年龄段读者静坐闲读,书香氤氲,静谧舒适。听说,不定期还会举办读书会、分享会、电影放映等活动。最值得称赞的是,一年前,这里还是令市民嫌恶的荒废多年、偌大的锅炉房。

识得一位当年晋察冀文艺宣传队的陈奶奶,从村干部任上退下来,一直赋闲在家,她开玩笑说一度成了“废人”。近年,镇上尊重革命前辈、挖掘红色文化,多次登门慰问请教,重燃了陈奶奶年轻时的文艺激情,“荒废”几十年的文艺表演又拾掇了起来。她口述,儿女整理了厚厚一沓回忆录;八十多年前曾给部队表演过的霸王鞭,又在手上“哗啦啦”挥舞起来,招式、步伐犹似当年;自编自演的一段儿快板书,节奏明快、朗朗上口,感情饱满地歌唱新时代的幸福生活。我尤其钟爱在古城、古村的街路游走,钟爱和胡同、老屋的居民攀谈,从中看到、寻到那些所谓“荒废的”种种,亲近苍老的、沉淀的岁月、人文,悟出一些人生的道理。

譬如,我新近越发明白,荒废,是一段历史的结束,更是一场新生的开始;请将一切交予机遇与时间。

## 荒废与新生

□ 张金剛

